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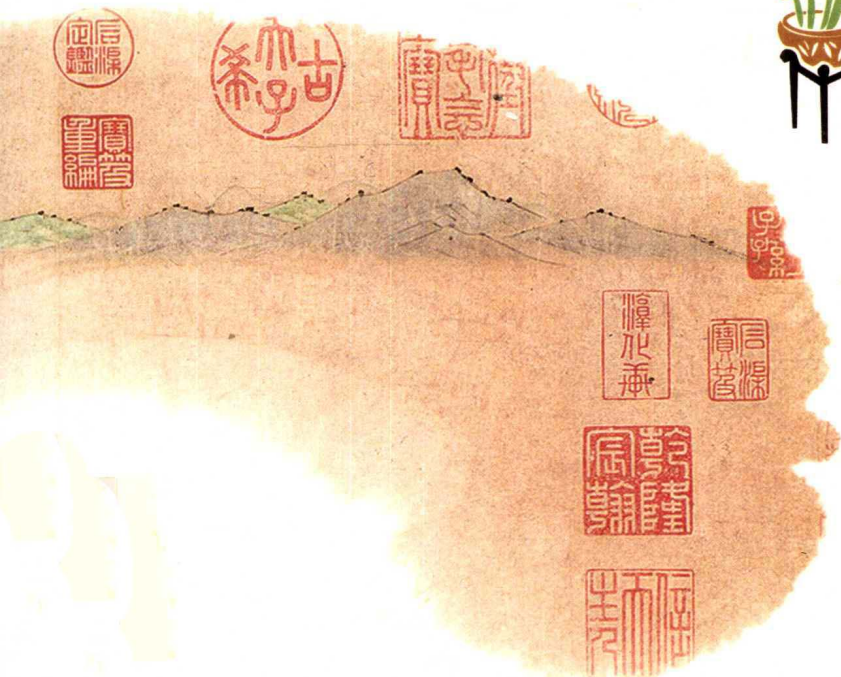
中
华
生
活
经
典

印 典



【清】朱象贤 著

方小壮 编著



中华书局

中华生活经典

印典

【清】朱象贤 著
方小壮 编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典/(清)朱象贤著;方小壮编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1.8
(中华生活经典)

ISBN 978-7-101-08076-6

I. 印… II. ①朱…②方… III. 汉字-印谱-中国-古代
IV. J29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1307号

书 名	印 典
著 者	[清]朱象贤
编 著 者	方小壮
丛 书 名	中华生活经典
责任编辑	宋凤娣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1年8月北京第1版 201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1000毫米 1/16 印张19¼ 字数180千字
印 数	1-8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8076-6
定 价	36.00元

前言

一、《印典》的作者

朱象贤，生卒未详。字行先，号清溪，后世称“清溪先生”。清康熙、雍正年间长洲清溪（今江苏苏州）人。钮让《印典·序》称：“吾乡行先朱子，为宋儒乐圃先生之后。幼而好学，直溯渊源。为人也，端静而达，明哲而文。及长，从杨大瓢、沈归愚两先生游。凡两先生之所学，行先兼学之，故以才道见重于当世。于古无所不嗜，而更好金玉印章。”

乐圃先生指宋代朱长文。朱长文（1039—1098），字伯原，号乐圃，吴县（今属江苏苏州）人。嘉祐四年（1059）进士，以病足不仕。作室“乐圃”于雍熙寺西，著书阅古，有山林之趣。郡守监司，谋政所急，莫不造请。士大夫过者，必奔走乐圃，以不见为耻。后天子贤之，起为本郡教授，又召为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家藏书数万卷，又藏古琴、筑琴台。元符元年（1098）歿后，乡人立祠于郡庠，著名书家米芾（1051—1108）为其撰写《墓表》。著述丰硕，今存有《易经解》五卷、《吴郡图经续记》三卷、《墨池编》二十卷、《续书断》二卷、《琴史》六卷，明清两代辑有《吴郡乐圃朱先生余稿》十数卷。

杨大瓢指杨宾（1650—1720），字可师，号耕夫，晚号大瓢山人，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其父坐事流放宁古塔，请代父戍，不许，与弟先后出塞省之。习其地理沿革、山川道理、风土人情，著《柳边纪略》五卷，为世所称。

沈归愚指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授编修，官至礼部侍郎。乾隆十四年（1749），以原品休致。论诗专主

格律，高宗赐诗极多。卒谥文惠。乾隆四十三年（1778），徐述夔案起，以曾为其《一柱楼诗》作序，夺谥，并毁墓碑。著有《竹啸轩诗钞》、《归愚诗文钞》等，并有选本《唐诗别裁》、《明诗别裁》、《国朝诗别裁》等。

由于文献所载湮灭，据此，目前仅知朱象贤为朱长文后裔。嗜古，笃钟古印章。受业于杨宾、沈德潜。

二、《印典》的成书时间和版本

今见《印典》的版本，有康熙六十一年（1722）“沙村白长庚”跋本、雍正十一年（1733）“就闲堂”家藏正本、《四库全书》本、西泠印社“印学丛书本”。

《印典》最早的版本，是附刻于朱长文《墨池编》之后的。全帙共十六册，前十一册为《墨池编》，后五册为朱象贤《印典》。此本有沙村白长庚于“康熙六十一年，岁次壬寅春仲”（即1722年）的后跋。然朱长文的《墨池编》经多次刊行，今存《墨池编》最早的刻本是明隆庆二年（1568）由薛晨校注的李苒“永和堂”刻本（正编二十卷，续编三卷，藏国家图书馆），次为明万历八年（1580）虞德辉等刻本（六卷本，藏上海图书馆），复次为明万历间李时成刻本（六卷本，藏南京图书馆）。《墨池编》刊行时间距康熙六十一年最近的一次是康熙五十三年（1714），此本有朱象贤的父亲朱之勣于康熙甲午（1714）的后跋，跋谓：“之勣二十二世祖乐圃公，阐明理学，余擅书法。纂著《墨池编》二十卷……世藏正本，为鼠残阙，访求全帙足成。康熙辛卯、壬辰岁，先后得二部：一系胜国隆庆间四明薛晨刻本，一系万历间蕲水李时成刻本。薛版增损不伦，字款脱谬，李板即以薛氏本重刊，又将二十卷并为六，均失本来面目……原本不可得见。嗣复多方购求，儿象贤获旧抄一帙，纸色甚古，令与家藏摸核。鲁鱼亥豕虽多，却无薛、李等家之谬，可称善本，补续旧藏。甲午夏，授弟侄子孙辈分任校侵，公之海内……康熙甲午嘉平朔，长洲朱之勣谨识。”可见，《墨池编》的刊刻情况与今存刻本基本是一致的。但是，《墨池编》康熙

五十三年刊本并不附录朱象贤《印典》。

那么,《印典》究竟成书于何时呢?钮让《印典·序》载:“(朱象贤)手集印章……名曰《印典》,携之行麓,以志其好。乙未春,余游昆池,遇行先于时斋抚军幕府,得读是集,心折其搜辑苦心……”钮让与朱象贤“同出归愚师门”,他于《印典·序》中所载的“乙未春”当指康熙五十四年(1715),据此,《印典》具体的成书时间当在康熙五十四年之前。康熙五十三年刊行《墨池编》之时,《印典》或许尚未成书。由此,康熙六十一年“沙村白长庚”跋本被定为《印典》原刻本——即今见最早的版本,现藏南京图书馆。

《印典》康熙六十一年“沙村白长庚”跋本(本书称“康熙本”),共五册。第一册扉页题为“印典”宋体大字,梓行牌记署“家藏正本,‘就闲堂’雕版”。次为钮让《印典·序》及赠诗,次朱象贤《自序》(款署“朱象贤识于大梁使院之含翠亭”),次《印典例言》,次《印典目录》。其后为正文,依次收录卷首《原始》、卷一《制度·上》、卷二《制度·下》。第二册收录卷三《赉予》、《流传》和卷四《故事》。第三册收录卷五《综纪》、《集说》、《杂录》。第四册收录卷六《评论》、《镌制》和卷七《器用》。第五册收录卷八《诗文》。版框左右双边,半页高宽为16.4×11.1厘米,作十一行,行二十一字;版心上署“印典某卷”,下为页码,双黑鱼尾。第五册后有白长庚、朱廷诏二跋;白氏跋文作于“康熙六十一年,岁次壬寅春仲”,朱氏跋文称:“《印典》八卷,予伯父清溪先生之所作也……不敢秘之帐中,因录一册,附于世祖乐圃公《墨池编》后,行之于世,为文房共宝云。”款署“侄廷诏谨识”。据此可知,“康熙本”《印典》是由朱象贤从子朱廷诏过录而付诸剞劂,并附录于朱长文《墨池编》之后的。

雍正十一年“就闲堂”家藏正本(本书称“雍正本”)。“雍正本”《印典》附刻于《墨池编》之后,前八册为《墨池编》二十卷,后四册为《印典》八卷。因《墨池编》卷首署“家藏正本,‘就闲堂’雕板”梓行牌记,并有王澍写刻《序》一篇(款署“雍正癸丑孟冬,琅邪后学王澍谨识并书”,钐白文印“天官大夫”、“澍”),卷末又附有朱之勳款署“康熙甲午嘉平朔,长洲朱之勳谨识”的跋文。据此可知,“雍正本”《印典》本于“康熙

本”，约于雍正十一年重新刊行。“雍正本”《印典》版式一如“康熙本”，只是版框尺寸略有不同（半页高宽为16.8×11.7厘米）。今见“雍正本”《印典》有两册装、三册装、四册装三种装帧方式，不同的装帧方式说明其印行的时间有先后，或者其中有的很可能就是坊间的翻刻本，但目前尚无法具体一一辨别。

《四库全书》本（本书称“《四库》本”）。乾隆壬辰、辛丑年间（1772—1781），《印典》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四库》本”《印典》采用“浙江巡抚采进本”，夺去钮让《印典·序》及赠诗，而以朱象贤《自序》冠首；卷末无朱廷诏过录付梓的后跋，仅殿以署款为“康熙六十一年，岁次壬寅春仲沙村白长庚”的《印典·跋》。版式朱丝栏四周双边，作八行，行二十一字。

西泠印社“印学丛书本”（本书称“印学丛书本”）。民国戊午（1918）孟冬，《印典》又为吴隐收入“遯庵印学丛书”，体例及序跋先后顺序一如“康熙本”，分装六册，以活字本刊行。第一册扉页题为写刻的“印典”篆书，署“戊午孟冬月，吴隐（钐朱文印‘吴’、白文印‘隐’）”的样行牌记。依次收录卷首《原始》、卷一《制度·上》、卷二《制度·下》。第二册收录卷三《赉予》、《流传》。第三册收录卷四《故事》。第四册收录卷五《综纪》、《集说》、《杂录》。第五册收录卷六《评论》、《镌制》和卷七《器用》。第六册收录卷八《诗文》。版框左右双边，半页高宽为20.1×13.3厘米，作十一行，行二十一字；版心上署“印典某卷”，中为页码，下署“西泠印社印学丛书”，单黑鱼尾。

此外，《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称《印典》有“清刻本”，《持静斋书目》称《印典》有“清刻续增本”，《郑堂读书记》卷四十九亦称《印典》有“《就简堂》刻本”（按：“就简堂”当为“就闲堂”之误）。笔者未详其中的“清刻续增本”，另见有《印典》清抄本，附于《墨池编》之后，藏南京图书馆。

“康熙本”《印典》刊行十一年后，“雍正本”又重新钐版梓行。从“雍正本”的装帧情况看，《印典》很可能在雍正十一年之后经多次印行或翻刻，其流布情况可见一斑。民国七年（1918）后，《印典》则以“印学丛书本”为通行。

本书选编时，考虑到“印学丛书本”在近现代的流传情况及其与“康熙本”的渊源关系，同时，顾及整套丛书的编写体例，以“印学丛书本”为底本，参校“康熙本”和“《四库》本”，间或参校“雍正本”。所选章节中，遇有讹脱衍漏而无法卒读，或易生歧义者，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不单列校勘记。

三、《印典》的内容及材料来源

《印典》采摭印玺制度、故实及各家论说，分“原始”、“制度”、“赉予”、“流传”、“故事”、“综纪”、“集说”、“杂录”、“评论”、“镌制”、“器用”、“诗文”十二类，自设标题，编成八卷。其内容广涉印玺渊源、典制沿革、品题造作、歌咏记叙诸方面。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四十九评云：“清溪以行世印谱不过备列篆文钮式，而古典品评及一切纪述鲜有录入，因作是编。凡有裨印章者，俱博采广搜……实前人之所未有，乃文翰家所必须之书也。”

《印典》八卷所征引的书目，涉及经史子集各部，其材料来源大都直接标注于每节的开篇之首。虽然编写者对所选的每节内容都重新进行认真的追踪溯源，然而，其中部分材料仅作“《史》”、“又某某年”、“又某某人”、“又某某印”，或所引之书，今已失传（如《南越传》、《梅庵杂志》等），因此无法对所有的材料来源进行精确细致地分类。兹按其大略，分为四类：

（一）史书：主要指记载上起黄帝、下迄明代史实的“二十四史”。无论是转引或者直接引用，这一类史书是《印典》各卷（尤其是《制度》卷）征引最为频繁的来源。《印典》中这一类的史料也最为可靠，它构成篇中古代印章制度、源流、功能及其作用的纵向脉络。因此，《印典》的选编把重点放在了《制度》两卷之上。

（二）类书：类书是古代工具书的一种，编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方便寻查典故。它把需要的文献部分、片段地摘录，然后分门别类汇集成书，以便读者查询参考。这一类征引

的书目主要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渊鉴类函》等。

(三) 政书：政书的主要内容是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及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它是阅读古籍、研究历史必备的工具书。这一类征引的书目分两部分：一部分指通古今式的“三通”（即《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及王圻的《续文献通考》，另一部分指断代式的《西汉会要》、《东观汉记》、《东汉会要》、《唐会要》、《唐六典》等书及《汉书·百官公卿表》、《汉官仪》、《汉旧仪》、《汉官旧仪》等记载官制仪式、职官设置的专书。

(四) 笔记：在史料笔记中，较多保存了历代文人记载的有关印章制度沿革、流传情况、品评鉴赏、器用制作、歌咏品题等丰富的史料。《印典》所征用的笔记自唐至明，历代有之，而以宋代为多。如《齐东野语》、《老学庵笔记》、《酉阳杂俎》、《墨庄漫录》、《春渚纪闻》、《梦溪笔谈》、《南村辍耕录》、《草木子》等。

《印典》中所征引的材料，尚有经书（如《周礼》）、诸子之书（如《荀子》、《韩非子》）、小说（如《录异记》、《世说新语》）、诗文别集（如《清闷阁全集》、《弇山堂别集》）、书论（如《法书考》）、印论（如《三十五举》、《甘旸印正》）等等，可谓穷搜博采。值得一提的是，在《印典》征引的众多笔记中，宋叶氏的《游艺杂述》、元代宋无的《考古纪略》、明代王基的《梅庵杂志》和《蜗庐笔记》在当时仅有抄本，而今早已佚亡多时。因此，《四库总目提要》虽然评其“所援率乏秘籍，所分诸类亦颇淆杂……偶然追述旧典，俱非印玺故事，未免滥收。且杂采旧闻，漫无考辨”，但最终还是承认其“采摭既富，亦足以资参考之助。且古人未有集印事为书者，姑仿文房四谱之例存之，以备一家”。不可否认，《印典》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大型的印玺制度、源流、典故、评鉴等的类书——即有关印事的史料类编。

四、编写体例和参考文献

由于《印典》的内容均为搜辑明代以前文献中有关印玺制度、源流、典故、评鉴等内容而成，搜讨既广，各本的讹误也大致相仿，而且几乎都来自源头文献的讹脱或抄录、编撰者的笔误。因此，本书在“印学丛书本”、“康熙本”和“《四库》本”三本互校的同时，把重点放在所选章节源头文献的清理上。服务于这一宗旨，对具体的编写体例作了相应的规范。具体分述如下：

（一）依照原文，所选的各单元称“节”，节以下称“则”。各节的第一注释，均标示原文最直接的出处，然后标示此后其他各处文献的著录。如果一节中的各则来自不同源头的文献，辄于各则首次注释中标示。

（二）原文所征引的每一节（则）材料，如果很明显能分辨出其来源或者其与源头文献之间的先后对应关系，均于注释中作“出于（源自）《□□□□》”，或作“对《□□□□》有所损益而录入”；如果无法确定其与源头文献之间的先后对应关系或者确切来源者，则作“见于《□□□□》著录”、“《□□□□》亦载”，或作“《□□□□》中有类似记载”。如原文所征引的每一节（则）材料，录节后与源头文献出入较多者，则重新录出源头文献。

（三）所选的每一节（则）材料及标题，均遵照原文，不做改动。个别“文不对题”者，于注释中标示“题目为编撰者所（臆）加”；如原文有讹脱、舛误而影响释读，则于原文中直接补改，两个字以上者，加括号标示，括号中的字体不变，并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如所选原文中有夹行小注，亦以括号标示，括号中的字体改为楷体。

（四）《制度》两卷注释时，重要的职官在第二次出现时，提示第一次出现的具体章节，如：卷一第九节《复设玺印》注“光禄大夫”条下，标示为：“见本卷第五节《玺、章、印》注。”有些职官的具体职掌、秩级目前尚未定论，个别人物生平及著作无考，均用“具体职掌未详”、“俟考”、“生卒（生平事迹）未详、作者及卷数未详”标示。

（五）本书中所征引的参考文献一般在首次引用时注出具体的版本及作者、校注者，

第二次引用时一般不再标注，不出标示者，均采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与中华书局已往出版过的校注本进行对勘。

（六）注释中所征引的有关“二十四史”史料，均以1958—1976年间中华书局整理点校本为主，间或校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或其他版本，均不在文中一一标注，注释时统一采用中华书局整理点校本的顺序、卷数进行标示。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的《点评》、《图注》两部分中，较多地引用了现当代科考的新发现和当代古玺印研究的新成果。前者来自历年的科考发掘报告，后者以得益于黄惇先生《中国古代印论史》和叶其峰先生《古玺通论》的成果尤多。编写中，如遇有转引文献的地方，编写者均对原文献进行过重新的核对、确认。

本书中所征用的图版来自或参考《中国玺印篆刻全集》、《故宫博物院藏玺印选》、《上海博物馆藏印选》、《南京市博物馆藏印选》、《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古玺印选》、《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南越藏珍》、《隋唐以来官印集存》以及部分好友的私人珍藏。图版中的具体尺寸均按书中或友人所提供的具体数据标示。个别征用的封泥、印章因著录者无标识具体尺寸而编选者又无法确知者，只能付诸阙如。从书画作品中提取的个别印章，考虑可能失真，均在具体尺寸前冠以“约”字。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征用《中国玺印篆刻全集》中“朵云轩供稿”部分的图版时，一些无法查核玺印确切藏处者，直接标示为“藏朵云轩”。在此，编选者对上述文献的作者、校注者和编写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写这样一本普及读本，编写者和出版社的初衷是一致的：即希望读者能通过它进一步了解古今印章的制度、源流、功能、评鉴及其作用，并引起对篆刻艺术的兴趣。如果未能达到这一目的，甚或引起读者的疑惑，则完全归咎于编写者的粗疏。

方小壮

辛卯仲夏于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

目 录

卷一 原始 制度·上

原始····· 3

制度·上····· 12

卷二 制度·下

制度·下····· 95

卷三 赀予 流传

赀予····· 151

流传····· 174

卷四 故事

故事····· 195

卷五 综纪 集说 杂录

综纪····· 213

集说····· 222

杂录····· 236

卷六 评论 镌制

评论.....243

镌制.....263

卷七 器用

器用.....271

卷八 诗文

诗文.....285

印典

卷一 原始 制度·上





原始

古印良可重矣^①，可以考前朝之官制、窥古字之精微^②，岂如珍奇玩好而涉丧志之讥哉^③！但去古久远^④，几昧从来^⑤，若不粤稽往昔^⑥，谁复知其根本^⑦？首录《原始》，以著肇端^⑧。

【注释】

①古印良可重：古代的印章很值得重视。良，相当于“甚”、“很”，确实。重，重视。

②官制：职官制度。窥：探究。古字：古代文字。精微：精深微妙。

③岂如：哪像。涉：关联，涉及。讥：讥诮。

④但：只是。去：距离，离开。

⑤几昧(jī mèi)：近乎蒙昧不可多知。几，几乎，近乎，将近。昧，隐晦，不明显。

⑥粤(yuè)：助词，用于句中，作用近于介词“于”。稽：考核，查考。

⑦根本：事物的根源、基础。此处指前朝的职官制度与古文字的本源。

⑧著：明示。肇(zhào)端：发端，开端。

【译文】

古代的印章很值得重视，通过它，既可以稽考前代的职官制度，又能探究古代文字发展变化的细微之处，哪像与沉溺于珍奇玩好而为人们所讥诮的玩物丧志有关呀！只是现在距离古代太久了，对于向来蒙昧不可多知的古代，如果再不进行查考，又有谁能知道它的本源呢？因此，开篇收录《原始》，以明示其发端。

1.1 天王符玺

《春秋运斗枢》^①：“黄帝时^②，黄龙负图^③，中有玺章^④，文曰‘天王符玺’。”

【注释】

①“《春秋运斗枢》”则：汉代纬书《春秋纬》中的一篇，亦称《春秋纬运斗枢》。纬书盛行于汉代，是附会于儒家经典以预言人事吉凶祸福的书籍。

②黄帝：传说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少典之子，姓公孙，居轩辕之丘，故号轩辕氏。又居姬水，因改姓姬。国于有熊，亦称有熊氏。以土德王，土色黄，故称黄帝。

③黄龙：古代传说中的动物。谶纬家以之为帝王的瑞征。图：指“河图洛书”，是古代儒家关于《周易》卦形来源及《尚书·洪范》“九畴”创作过程的传说。汉儒孔安国、刘歆解说：伏羲时有龙马出于黄河，马背有旋毛如星点，称作龙图。伏羲取法以画八卦。夏禹治水时，有神龟出于洛水，背上有裂纹，纹如文字，禹取法而作《尚书·洪范》“九畴”。

④玺(xǐ)章：印章。秦以前以金、玉、银、铜制成，尊卑通用。秦以来，专指皇帝的用印，多以玉制成。

【译文】

《春秋运斗枢》载：黄帝时，有黄龙背负河图，其中有印章，印文称“天王符玺”。

1.2 玺节^①

《周礼·掌节》：“货贿用玺节^②。”注^③：“玺节，如今之印章。”

【注释】

①玺节：本节出于郑玄注《周礼·掌节》。节，是奉王命出使的凭证。节有多种，《周礼·春官·典瑞》第四节即举出珍圭、牙璋、谷圭、琬圭、琰圭五种，皆玉节，不同的出使任务使用不同的节。

②货贿：财货，财物。《周礼·天官·大宰》第六节谓：“六曰商贾，阜通货贿。”郑玄注：“金玉曰货，布帛曰贿。”此处指货物转运。玺节：节的一种。朱申《周礼句解》谓：